

曲阜孔庙清雍正铜胎画珐琅五供来源考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Five Sacrificial Objects of Copper Core Painted Enamel of Qufu Confucius Temple during Qing Dynasty of Yongzheng Period

于艳龙

Yu Yanlong

(孔子博物馆, 曲阜, 273100)

(Confucius Museum, Qufu, 273100)

内容提要: 以孔子博物馆藏曲阜孔庙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为研究对象, 在查阅《清实录》、内务府造办处档案、雍正朝谕旨、孔府档案等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 详细考证了它制作的历史背景、谕旨制作时间及流程、御赐流传经过, 明确了其作为御赐祭器以供孔庙大成殿祭祀孔子的特殊属性, 该套器物的制作同时也是雍正皇帝尊孔, 特别是孔庙遭雷火后, 谕仿皇宫之制重建以垂永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珐琅五供 孔庙 雍正 寿皇殿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yellow ground interlocking tree-peony painting five sacrificial objects of copper core painted enamel in Confucius Museu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fter investigating several historical literature like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Workshops files etc., the author makes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time and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as imperial gift of the five supplies of the painted enamel. Also, the author clarifies their special functions as the sacrificial vessel for Hall of Great Consummation of the Confucius Temple. The production of this set of vessel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to show the emperor Yongzheng's respect of Confuciu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Temple after it was damaged by lightning.

Key Words: Five sacrificial objects; Confucius Temple; Yongzheng; Hall of Imperial Longevity

雍正十年(1732年)皇帝钦颁珐琅五供以供奉曲阜孔庙孔子, 该套器物今藏于孔子博物馆, 定名为清雍正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五供包

括香鼎一、花瓶二、烛台二, 均以紫铜为胎, 黄釉为地, 绘缠枝牡丹花纹, 楷书“雍正年制”款识(图1)。该套器物曾著录于《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 并详细描述了形制、尺寸^[1], 本文不再赘述。



图1 清雍正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



图2 乾隆《曲阜县志》所绘珐琅五供^[2]

《阙里文献考》、乾隆《曲阜县志》、《圣门礼志》等曲阜当地历史文献仅记载珐琅五供为雍正十年颁赐，以及纹饰、重量、尺寸，其中乾隆《曲阜县志》有图版（图2）。同时另有松竹梅花两树、珐琅香盒一、金龙朱漆几五，今已不存。以上文献均未记载珐琅五供的来源、制作、颁赐历史背景等，使得该套器物的历史信息缺失，本文通过查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清实录》、雍正朝谕旨等文献，以补充珐琅五供的历史背景、制作时间、颁赐经过等历史信息。

一、五供烧造缘起——孔庙遭雷火及重建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孔庙遭雷火，大成殿及两庑被毁。雍正皇帝发内帑重建大成殿，至雍正八年，耗时七年修建完成。孔府档案即记载了雍正朝孔庙火灾发内帑兴修的经过。笔者结合清宫档案、《清实录》、雍正朝谕旨等第一手文献资料，进一步厘清雷火及孔庙重建的整个历史事件，还原历史真相。正是在孔庙遭雷火重建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雍正皇帝谕旨烧造珐琅五供以供奉孔庙，以示尊孔之意。

孔庙遭雷火时间在雍正二年六月九日，《世宗宪皇帝实录》载：“（雍正二年六月）甲午（二十三日），衍圣公孔传铎奏报阙里圣庙灾。六月初九日申时，大雷电。火自鸱吻中

出，先师大成殿及两庑俱毁。圣像神位移奉新建崇圣祠内，幸得无恙。……朕在谅闇之中，素服斋居，无庸更事，减膳撤乐，谨拟亲诣国学文庙虔申祭奠，宣读告文，以展朕跼蹐不安之诚。先期斋戒二日，于二十七日不设卤簿，朕素服前往，诸王大臣官员陪祀者，亦皆常服从事。仍遣官驰赴阙里告祭，以慰神灵。幸新建崇圣祠无恙，圣像神牌不至露处，朕心稍宁。遣工部堂官一员，会同该抚作速计材料工，择日兴修。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告成之日，朕将亲诣行礼。该部遵旨速行。”^{[3]346-347}

孔府档案《山东巡抚陈世倌咨衍圣公孔传铎为孔庙火灾发帑兴修事》^[4]即是对《清实录》的佐证（图3）。另外陈世倌六月十六日奏折载：“臣于十四日据兖州知府详报曲阜县至圣庙于初九日被火焚毁，臣另疏题报合并奏明。”雍正皇帝硃批：“犹幸五圣祠未毁，已据孔传铎奏闻矣，朕自另有谕旨。”^{[5]49}是以雍正二年六月九日孔庙遭雷火，大成殿及两庑被毁，衍圣公孔传铎、山东巡抚陈世倌先后奏报，雍正皇帝惊恐，素服斋居，亲诣文庙祭奠，遣官驰赴阙里告祭，并择期兴修孔庙。

至于遣官何人以及兴修孔庙日期，

《清实录》载：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己亥，命礼部左侍郎王景曾往阙里告祭”^{[3]348}。雍正朝《硃批谕旨》陈世倌奏折亦可见：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陈世倌谨奏“窃臣于本月初八日至曲阜，见圣庙大成殿、庑、门楼、寝殿及启圣殿、金丝堂尽毁，惟崇圣祠仅隔一垣，巍然独存……臣王景曾于初九日到县，择于十二日恭行祭告”^{[5]50}。时王景曾为礼部左侍郎，遣王告祭，属情理之中。

雍正三年七月十一日陈世倌奏《恭请敕选兴工吉期以光盛典事》一折中，陈世倌奏报了派员到南方采办油料、木料等情况，特别是济南府经历夏礼贤买到架木一万二千余根已抵宿迁地方，月杪可达济宁，便可搭架兴工，故“奏请皇上敕下钦天监选择启土兴工吉期”。雍正皇帝硃批：“据该监选定八月十二日巳时兴工，乃上吉之期，尔其勉在事各员，竭力趋赴，以共襄盛典，速竣厥工。”^{[5]75}其后陈世倌八月初七日往曲阜料理圣庙兴工事，并将其行程于初五日上奏雍正。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是开工修建之日。

至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成殿上梁落架。督修孔庙工程通政使留保、山东巡抚岳浚以孔庙上梁之前二日（二十六日午时）曲阜出现庆云祥瑞奏报雍正，事载《世宗宪皇帝实录》。其中还记录修建孔庙的建设规制及陈设：“兴建阙里文庙，凡殿门廊庑，悉仿帝王宫阙之制，易盖琉璃黄瓦。……特发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遴选良工，庀材兴造。”^[6]雍正皇帝为“申感庆之衷”，于辛酉日（廿一日）亲诣国子监，致祭先师孔子。其中“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就是指雍正皇帝谕造孔庙祭器，当然包括珪琅五供在内。



图3 孔府档案《山东巡抚陈世倌咨衍圣公孔传铎为孔庙火灾发帑兴修事》

据《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雍正八年九月十六日，孔庙兴修完成。奉差通政使留保、会同山东巡抚岳浚提前奏报阙里文庙工程告竣^[7]。十月丁未，礼部遵旨议覆：“伏查康熙三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修理文庙，工完之日，一应谕旨典制俱经纂入《圣祖盛典》。今次修理，应请照例恭录皇上前后颁发谕旨、御书扁额，并增设殿庑门阶之制度，俎豆尊罍之仪式，暨一切工程钱粮，自经始至工竣，悉令衍圣公孔传铎敬辑成书，光昭盛典。”^[8]雍正皇帝遵旧制，遣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曥前往告祭，并制定了周密的行程。十一月十九日皇五子同淳郡王从京师起程，十二月十一日行致祭礼^[9]。

自雍正二年六月九日，孔庙遭雷火被毁，雍正即谕旨修建；经过一年多筹备，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孔庙兴修工程正式开工；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成殿上梁落架；雍正八年九月十六日，孔庙兴修完成：前后历时七年。雍正皇帝为表其尊孔崇儒之意，对孔庙的规制、祭器仪物等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并拔高以皇家之制，殿庑“易盖琉璃黄瓦”、“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孔庙铜胎画珐琅五供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制作并颁赐的皇家祭器。

二、五供谕造经过及其形制来源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雍正皇帝谕旨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五供以供曲阜孔庙，事载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传旨：照寿皇殿供的法

琅供器，着养心殿造办处造一分文庙诚供。钦此。”^[10]^[104]该珐琅供器即为孔庙铜胎画珐琅五供，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是谕造的开始时间。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孔庙大成殿上梁，一天之后雍正传旨制作，结合“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可知，雍正皇帝提前知悉大成殿上梁时间，上梁后第一时间即令造孔庙用珐琅五供。此处档案另有小注：“于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做得黄地法琅五供一分，员外郎满毗交翰林院学士吴拜、广储司司库李之纲请去送赴文庙讫。”^[10]^[104-105]造办处档案又载：“（雍正十年三月）十七日，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一日内大臣海望奏，造办处所造孔庙匾额对联法琅供器等件俱已告成，今派何员送往之处，请旨。”^[11]^[24]由此可知该珐琅五供至迟在雍正十年三月十一日就已制作完成，十七日请旨选派人员，二十四日确定交付吴拜、李之纲送往孔庙。

孔庙珐琅五供的烧造是依照寿皇殿珐琅供器样式。寿皇殿于雍正时重修，是专为安奉康熙皇帝梓宫并用以祭祀的场所。《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皇帝驾崩，雍正命总理事务王大臣速行修理景山寿皇殿以安奉康熙皇帝梓宫。十二月，康熙梓宫移至寿皇殿，康熙服御诸物、图籍宝器、文房武库之具亦供奉寿皇殿^[12]。可见寿皇殿珐琅供器是为供奉康熙皇帝。梳理清档以及查阅文物资料，未见寿皇殿珐琅供器烧造的相关记载，结合雍正朝寿皇殿的启用以及铜胎画珐琅制作工艺的发展，寿皇殿珐琅供器的烧造应该在雍正初年，也是以铜胎画珐琅工艺第一次烧造五供供器。

笔者查阅清档发现，按照寿皇殿珐琅供器制作的供器不止孔庙一套，雍正皇帝亦传旨为恩佑寺做过一套：“（雍正四年四月）初一日，员外郎海望奉旨：恩佑寺现有的供器不好，着照寿皇殿的法琅供器做一分，但供器尺寸配合现有香几的尺寸做。钦此。”此处注有：“于十二月初三日做得法琅供器一分，催总张自成持去供在恩佑寺讫。”^[13]^[294-295]针对恩佑寺珐琅供器的制作于该年十月再次传旨：“初二日郎中海望奉旨：寿皇殿现供的法琅香炉、花瓶的尺寸样连香几做一分。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做得法琅供器一分，郎中海望奏闻。太监常玉传旨：着将供器一分，于二十八日供在恩佑寺内。钦此。于本月二十八日，催总张自成持去法琅供器一分供讫。”^[13]^[302]两处档案虽记载的时间有偏差，但根据档案内容，两次传旨时间以及器物制作所需时间来看，应为同一事，即照寿皇殿珐琅供器做一份以供恩佑寺。

《世宗宪皇帝实录》载，雍正三年四月乙酉，“追慕圣

祖仁皇帝，敬建恩佑寺告成，亲诣行礼”^[14]。由此可见，恩佑寺珪琅五供是在雍正三年恩佑寺建成之后，雍正帝亲诣恩佑寺后，认为恩佑寺供器不好，而令养心殿造办处以寿皇殿珪琅五供为参照烧造的。恩佑寺为雍正新建用以追思祭奠康熙皇帝的场所。

梳理清档，结合已公布的内务府档案可知，目前可见的雍正朝同类珪琅供器仅制作了三套。雍正皇帝以供奉康熙皇帝的皇家供器来供奉孔子，由此可见他对孔子的推崇之至。从时间线上推算，寿皇殿与恩佑寺珪琅五供的制作时间均是在两者已经被辟为康熙皇帝的专属祭祀场所之后，而孔庙珪琅五供的制作时间是在孔庙修建过程中，雍正皇帝降旨谕造孔庙珪琅供器是有意为之。

近代以来，清王朝风雨飘摇，作为皇宫禁地的景山寿皇殿、畅春园恩佑寺也命途多舛。寿皇殿陈设惨遭八国联军劫掠，损失惨重，至民国时，故宫博物院几次清理景山文物，珍贵文物全部转移至故宫保存^[15]。但在北京故宫庞大的文物库存中寿皇殿珪琅供器并无踪影，《中国金银玻璃珪琅器全集》《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珪琅器编》《故宫珪琅图典》都未收录该套器物，寿皇殿珪琅供器极有可能已经佚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据杨剑利《清代园庭畅春园衰败述略》一文，畅春园在嘉庆时期日趋衰败和萎缩，咸丰十年（1860年）迎来最大变故，英法联军肆意抢掠，其行径令人发指。“至民国时期，畅春园遗址已成荒野，仅有恩佑寺及恩慕寺两座琉璃山门残存。”^[16]恩佑寺珪琅供器更是难觅踪迹。时至今日，孔庙珪琅供器硕果仅存，更见其弥足珍贵。

三、颁赐孔庙经过

雍正十年三月，就派何员送孔庙匾额、对联、珪琅供器往曲阜一事，雍正帝谕旨：“孔庙匾额、对联、供器若由陆路赍送，诚恐沿途捧持致多褻越，如从水道载往，实属允协，尔同大学士等议妥具奏。钦此。”^{[11][24]}本月十二日，海望奏由通州水道直抵兖州，衍圣公孔广荣在兖州迎接，同护送官员一起将其赍送孔庙。大学士鄂尔泰十七日上奏中做了更为细致的安排：“拟派翰林院侍读学士吴拜、内务府广储司司库李之纲，由水路雇觅民船，前往赍送。其自京城至通州，应令内务府将匾对等项敬谨包裹，押送至通州，安置船上。由通州运河大路抵济宁州，过天井闸，入府河，至兖州府城东十里，去曲阜仅三十里，令地方官处设彩亭，知会衍圣公孔广荣，令其亲赴舟次恭迎进庙，敬谨将匾额悬挂。次日，孔广荣行家礼告祭，陈设祭器，以彰盛典。其差去吴拜等不必给与敕令。户部照例支給路费银两，所需水脚、包裹等费，动支内务府库银四百两交与吴拜等带往应用。为此谨奏。”雍正帝应允，下旨依议而行：“钦天监择得三月二十四日，送匾上吉。”^{[11][24]}据此，明确了孔庙珪琅供器的赍送时间、路线及人员。

另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事杂录亦对以上奏议做了记载，其中还明确了此次派送的器物明细：“于三月二十四日，将旧存造成御笔大成门匾一面、对一副，大成殿匾一面、对一幅，黄地法瑯五供一分，随香几五件、石座木样五件，员外郎满毗交翰林院侍读学士吴拜、内务府广储司司库李之纲领去讫。”^{[11][576]}是以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吴拜等人在领取孔庙珪琅五供等物后，开启了由通州走京杭运河运至济宁，由运河天井闸入府河至兖州府城东十里的赍送行程。孔府档案五一〇八卷记：“五月初五日至济宁州，衍圣公孔广荣率庙庭执事官及各博士赴济宁州舟次恭迎，于十一日进庙。”

孔庙珪琅五供从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旨制作到雍正十年三月颁赐曲阜孔庙，告一段落。而孔庙兴修工程一事，则要延续至乾隆三年（1738年）。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孔庙告成时，雍正帝令衍圣公孔传铎将孔庙兴修谕旨、殿庑規制、匾额、祭器敬辑成书，至乾隆三年，是书成稿，名为《阙里盛典》。衍圣公孔广荣请乾隆皇帝作序，序见孔府档案《雍正八



图4 斯提芬·帕瑟拍摄的珐琅五供照片

年建修曲阜孔庙工竣奉旨编纂《阙里盛典》一书稿本暨有关资料》^[17]。不知何故，该书未能刊刻，而书中也无对珐琅五供具体来源的记述。该书稿本今作为孔府档案的一部分保存于孔子博物馆。

孔庙珐琅五供颁赐后，由衍圣公府负责管理使用。据《衍圣公府见闻》一书，珐琅五供等皇帝颁赐宝物应由衍圣公府西学负责保护管理，平时保存于西学忠恕堂之左右厢房，每年祭孔时到西学办理领取、归还手续^[18]。法国银行家、慈善家阿尔伯特·康恩（Albert Kahn）实施建立“地球档案”摄影计划，聘请斯提芬·帕瑟（Stephane Passet）前往中国拍摄照片，1913年拍摄曲阜时，留下了珐琅五供最早的实物彩色照片（图4），照片中可见大成殿孔子神像供桌前摆放的珐琅五供、香几及石座，与清宫档案所记相吻合^[19]。1948

年曲阜解放后，孔府文物收归曲阜县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时至今日，安放珐琅五供的香几及石座已遗失，仅余珐琅五供保存在孔子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四、结语

孔子博物馆藏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正是在雍正皇帝尊孔以及孔庙遭雷火重建的历史大背景下，由雍正帝谕旨制作。谕造的时间恰在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成殿上梁落架的第二日。孔庙珐琅五供以寿皇殿供奉康熙皇帝的皇家祭器为模本制作，由此可见雍正皇帝是以帝王之礼崇祀孔子。雍正十年三月，该套珐琅器制作完成后，钦天监择得吉时三月二十四日启程，从通州出发，走京杭大运河，船运至兖州东，衍圣公孔广荣前往迎接。孔庙珐琅五供从制作样式到颁赐过程，雍正帝亲为指授，彰显了雍正在尊孔上给予的皇家礼遇。时至今日，三套珐琅五供仅存曲阜孔庙一套，更见其珍贵。其作为皇家供器与孔庙祭器的双重身份及其所具有的文物价值无与伦比，也是研究清代帝王祭祀与孔子祭祀礼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 [1] 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 第5卷: 珐琅器(一)[M].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2: 75, 190-193.
- [2] 潘相. (乾隆)曲阜县志: 卷9: 图考[M]. 圣化堂藏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 [3]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 卷21: 雍正二年六月[M]//清实录: 第七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孔子博物馆编. 孔府珍藏: 书画雕版古籍档案拓片杂项卷[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9: 222.
- [5] 允禄, 鄂尔泰, 等, 编. 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 硃批陈世倌奏折[M]//. 硃批谕旨: 第九册. 上海: 上海点石斋, 光绪十三年(1887).
- [6]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 卷89: 雍正七年十二月[M]//清实录: 第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00-201.
- [7]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 卷98: 雍正八年八月[M]//清实录: 第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01.
- [8]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 卷99: 雍正八年十月[M]//清实录: 第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17.
- [9]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 卷100: 雍正八年十一月[M]//清实录: 第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25.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4[A].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5[A].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2]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 卷1: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M]//清实录: 第七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4.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编.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2[A].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4]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 卷31: 雍正三年四月[M]//清实录: 第七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77.
- [15] 张富强. 景山寿皇殿历史文化研究[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23-126.
- [16] 杨剑利. 清代园庭畅春园衰败述略[M]// 阙红柳, 主编. 畅春园研究.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45-165.
- [17] 曲阜县文管会, 等.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三编: 清代档案史料: 第三册(上)[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20-21.
- [18] 孔繁银. 衍圣公府见闻[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93-94.
- [19] Musée Albert Kahn. Chine, 1909-1934[M]. Paris: Le Musée, 2001: 21.